

（明慧记者采菊纽约报道）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集会，纪念“四·二五”十二周年。

十二年前，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就天津警察殴打、逮捕天津四十五名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一事，要求立即释放无辜被抓的学员，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发行，保障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的自由，最后天津方面放人，法轮功学员静静地散去。这是“四·二五”事件的概况。

“四·二五”大上访展现了法轮功修炼者平和、理性的风貌。然而三个月后，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十二年间，面对着世界上最邪恶的政权，法轮功学员一如在“四·二五”事件中所展现的，真诚、善良、坚忍，用鲜血和生命为人世间撑起不朽的

纪念四·二五 纽约千人大游行



■纪念“四·二五”十二周年，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行大游行

团开路。雄壮的乐曲犹如千军万马响彻在法拉盛华人最热闹的缅街上空。接下来是“中原蒙难”，肃穆的法轮功学员捧着被迫害致死的同修的照片，叙述着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权，坚守真理，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第三部份是“三退保平安”，各方民众欢呼雀跃，争先恐后地退出中共党团队，为自己的生命开创着最美好的未来。◇

道德灯塔，令邪恶胆寒，让世人敬佩。

十二年后，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游行集会，呼唤世人了解真相，站在正义的一边，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对一群最善良民众的迫害，同时为自己奠定美好的未来。

尽管一直断断续续地下雨，法拉盛街头还是沸腾了。上千人的队伍，跨越几个街口，神龙见首不见尾。游行队伍分为三部份：开篇是“大法洪传”，由天国乐

罕见病症无药可医 法轮功解难创奇迹

【明慧网】此时此刻我感激的泪水象断线的珠子，我心中感激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

我姓孙，今年五十岁，是辽宁凌源市二轻系统的下岗工人，于二零零九年冬得了一种怪病，脖子强迫性右歪九十度角，下颌能触到右肩膀头上，大脖筋绷得僵硬，整天整宿的让我睡不好觉。去北京各大医院找专家，教授看了个遍，最后诊断为：痉挛性斜颈，在网上查无任何药可治，这种病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没有几例，实属罕见病症，只能依赖一种进口针剂来维持。打一针需人民币四千元左右，每二至三个月打一针，这昂贵的医药费使我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贫如洗。

二零一零年的十月一日，我们同学开了个聚会，说啥也要让我参加，说实在的，自从我患上了这种病就已经很少出门了。一是脖子歪成这样怎么能与人交谈，平时跟家人说话都要

用手扶着脸才能直视对方，二是集体场合，看见我这怪怪的样子我也很难为情。但是架不住妻子催，同学拽，我也只好去了。

席间我痛苦的表情和特殊的交流方式引起了一位女同学的注意，她很关心地问我得的是什么病。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她听后马上对我说：“快炼法轮功吧。”接着她跟我讲了法轮功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等等，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直听得很入心，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请了一本《转法轮》，一看不要紧，越看越爱看，一口气读完，我决心就炼这个功了。我急切地找到一个炼法轮功的朋友，学会了五套功法。那几天我几乎忘记了病痛，一心一意地学法炼功，我的思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烦躁的性格改了不少，很少发脾气了，心情也开朗了许多，身上有



了力气，大脖子筋不僵硬，不酸痛了，完全恢复了正常。

现在我做买卖骑摩托车从建平沙海到凌源往返一百六十里地是平常事。认识我的人见到我就问：“脖子怎么正过来的？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我都会大声说：炼法轮功炼的。对方往往很惊讶，都说：这么罕见的病一炼就好了？真神了，法轮功万岁。

这正是：世界罕见病症无药可医，法轮功解危难再创奇迹。◇

(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
云南文山州法轮功学员王春兰

云南女二监对王春兰强行注射不明药物

有一次王春兰没有配合恶警的无理要求，值

班恶警王丽就唆使其他犯人李彩、刘跃新、余自香等人把她按倒在地，强行注射不明药物（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由于药物的反应，导致她高烧不退，烦躁不安，出现精神恍惚、记忆力减退等症状。至今她的记忆力仍然没有恢复。

王春兰，38岁，原文山州工商局职工，修炼法轮功前她体弱多病，患上难以医治的“乙型肝炎”，全身疲乏无力，到处求医也没有好转，还经常失眠，性格变得孤僻，脾气暴躁，常和丈夫争吵，容不下别人的半点不是。自1997年7月王春兰修炼法轮功以后不到半年，她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真正感到无病一身轻，心灵得到了净化，家庭也随之和睦了，单位同事都说她修炼法轮功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她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幸福。

两次被绑架进洗脑班

自从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单位领导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积极配合“610”对王春兰进行迫害，2000年3月和9月两次强行将她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在洗脑班，王春兰被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全封闭式地进行洗脑，一直到洗脑班结束后才允许回家。

被迫离家出走

从洗脑班回家后，由于王春兰不放弃修炼法轮功，“610”人员继续对她进行监控，威胁说：如果你还要继续信仰法轮功就把你送去劳教所。王春兰被逼得离家出走。离开单位半年后她被开除了。为了生活她开始租房子开店，但是“610”人员仍然24小时对她进行跟踪监视，并时常到她的店铺骚扰恐吓。

在看守所被强迫做苦役

2006年6月19日，“610”人员和文山县公安局恶警吴宝臣、陶正武、尹惠岚等六、七人窜到她家进行非法抄家、抢走大量私人财物，并将她绑架到文山县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她被强迫做奴工，经常干奴工活到下半夜二、三点才允许睡觉，早上七点就要起床，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得不到休息，身心受到极大损害。

由于坚持信仰被“严管”罚坐小板凳迫害

2007年1月23日，王春兰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关押在集训队（现在的九监区），集训队是迫害不放弃信仰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凡不放弃信仰、不配合写所谓三书（认罪书、保证书、悔过书）的法轮功学员，恶警就采用关“禁闭”、长时间坐小板凳，使用“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罚站“军姿”等等一切手段在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直到你放弃修炼。由于王春兰始终不放弃真、善、忍修炼，被非法“严管”，强迫长时间地坐小板凳，不准与任何人讲话，从早上6:30起床就开始坐到晚上11点，每天长达16、17个小时坐在小板凳上，这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晚上睡觉不准挂蚊帐，一间17、18人的监舍就是不让法轮功学员挂蚊帐，叫蚊虫叮咬让你睡不好觉，被叮后，皮肤又痒又疼还溃烂。王春兰遭受这种迫害达两年零五个月，身心备受摧残。

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

有一次王春兰没有配合恶警的无理要求，值班恶警王丽就唆使其他犯人李彩、刘跃新、余自香等人把她按倒在地，强行注射不明药物（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由于药物的反应，导致她高烧不退，烦躁不安，出现精神恍惚、记忆力减退等症状。至今她的记忆力仍然没有恢复。

王春兰2009年回到家中后，“610”人员还在继续对她进行跟踪监视，对她和她家人的电话进行窃听；“610”还利用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经常对她及家人骚扰。

参与迫害的有关有关部门和责任人：

洗脑班参与迫害人员：胡文清、刘光林、冉龙权、李康、聂战友、李光珍、朱亚军、米正光、王卫

文山县看守所参与迫害人员：赵华、尹惠兰、龙游、吴宝臣、陶正武

女二监参与迫害的恶警：孙宁爽、郑频、丁莹、谢玲、景绒、杨欢、张定芳、王丽

药物摧残 灭绝人性的罪恶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集中营的焚尸炉、日本法西斯从事生物战人体试验的731部队，几十年来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法抹去，那是“恐怖”与“邪恶”的代名词。

然而，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度里，再次发生了人们不愿看到的罪行：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其手段不仅残酷，而且邪恶，善良的人们甚至无法想象。大面积使用破坏神经中枢药物、或给人增加痛苦的药物、以达到酷刑达不到的痛苦，以强制“转化”或“肉体上消灭”是中共在各劳教所、监狱、精神病院、看守所等场所，对法轮功学员普遍采取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手段之一。



滥用“精神病治疗”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众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有的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份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